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毕诗春
(0451-84655933)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原安达站的白色小二楼。

“小白楼”的灯光

□赵富

过去，在安达站欧式的建筑群里，顺临铁路紧挨原车站出口南侧，矗立着一栋很显眼的白色小二楼，这便是著名的“老站长室”，人们习惯称之为“小白楼”。

“小白楼”，是沙俄修建中东铁路时于1901年落成的铁路附属建筑物。高9.5米，长24米，总面积为355平方米。砖木结构，红砖墙体，毛石基础，起脊铁皮屋盖，窄长形窗户，门前木制雨搭，外墙和突出门窗口边框过梁及高间墙采用砖砌花饰。建筑左侧为一层，右侧为二层。房顶中央有一座高出房顶约1.5米的俄式木质瞭望塔。二层楼中间用腰线相连，底层砌石块装饰，呈现粗犷稳定气势，含有文艺复兴建筑元素。室内的俄式木质扶手和铁质楼梯，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凸显俄式风格。整体建筑造型美轮美奂，平面自由伸展，形体变化丰富。墙面、檐口及窗楣上的花饰极富俄罗斯民族特色，加之俄式建筑惯用的红色屋顶、米黄色墙面、白色点缀等格调，烘托出一种亲切温馨的舒适氛围。

年过百岁的“小白楼”，像位百岁的老人，拎着百岁的灯盏，见证百岁的中东铁路历史变迁。它与中东铁路一同诞生，经历一个世纪的风剥雨蚀，其欧式风姿愈显深沉厚重；那木窗前的灯光，忽隐忽明，忽缩忽伸，聆听着沿线排山倒海的呼啸和抑扬顿挫的汽笛声；那闪烁的光束，时短时长，时而拉伸铁轨的岁月，时而推近时光的距离；那明亮的白炽灯，又似一只纯净如水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那铁路深处渐行渐远的悲喜炎凉。

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掠夺财富、

侵略经济和控制远东而修建在我国领土上的一条铁路，同时也是我国独一无二之完整体现20世纪早期工业化、近代化进程的实物例证。初称为中国东省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网上核实准确表述）此路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出绥芬河，与俄罗斯后贝加尔铁路及南乌苏里铁路两面首尾相接；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抵大连。全路呈“丁”字形，长2437公里。于1897年8月动工兴建，1903年2月全线竣工通车。其中中东铁路西线安达站路段于1900年4月开始铺轨，1901年安达站站长室、乘务员公寓、员工食堂、医院（卫生所）、俱乐部等房舍动工兴建，1903年安达站候车室、货物处建成交付使用，同年7月14日安达站正式投入营运。安达站设立后，沙俄向铁路两侧扩展土地，并在安达站驻扎俄国铁路守备队第三十六支队。

“小白楼”的灯光，似一组长长的镜头，拍摄下安达系列的历史大片。光阴似箭，时过境迁。记得很多年前，“小白楼”便不是“站长室”了，改为其它用房。但人们还习惯叫它站长室。不过，前边加个“老”字，叫“老站长室”。一个“老”字，彰显年龄，阅历，厚重，沧桑。老站长室的璀璨灯光，穿透蹉跎岁月的年轮。那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及历史价值的“小白楼”，虽然沐风浴雨有些年迈老态龙钟，但还是能让人一眼猜到“老者”年轻时的青春风采。

当时光迈入21世纪，高铁像道彩虹横空问世时，“小白楼”便不得不闪烁出几分无奈的光芒。当时，“小白楼”被定为

平移保护的历史建筑之一。采用国内首次冰轨平移技术，并于2013年1月17日10时位移成功及2月4日最后就位。平移冰面4000多平方米，距离240米，途中90度旋转。一座具有110年历史的俄式小白楼（老站长室），“五花大绑”地慷慨“让位”给新建的高铁“安达站”了。

今天，“小白楼”移位在安达站广场前东北角上，外貌仍保持其原本的历史形象和风格，可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往昔的风光和神韵，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略显几分孤独、寂静和失落。而那束穿透“小白楼”身世的灯光，却伴着呼啸奔驰的高铁列车，伸长了安达人心中遥远的记忆。



解放兰西

□杨中宇

1945年的双庙子（兰西）县城，日本人已于投降当日连夜逃走，城内出现管治真空状态。伪县长苏望等反动官吏与大地主谢大虎（原名谢春廷）相勾结，纠集警察、特务和社会游手好闲人员组成所谓“保安队”130余人，他们妄图继续统治兰西县。

10月下旬一天夜里，从哈尔滨通往兰西的公路上（现在的哈黑公路），开来一支有二三百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支队，穿的是深灰色军装，带的都是普通枪支弹药。这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十旅六团部分战士，奉命前来解放兰西。先是开进兰西县城南的榆林镇，做战前准备。而占据着县城的“保安队”竟以武力与自治军顽抗，并叫嚷一定要“迎接”国民党“接收”兰西。

解放兰西的战斗，打响在1945年11月7日晚上23时左右。兰西县城南门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搅动了远近村庄睡梦中的人们。距县城周围十几里的屯子人们完全可以听见战斗的激烈程度，好多人已经睡不着觉，纷纷爬到房顶上眺望县城方向的战斗情况。

那个时候，兰西县城四周还有比较坚固的高高围墙。兰西土城筑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墙四角设筒易炮台，有瞭望哨，墙体有两丈多高，没有梯子是上不去的，防御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成为守城者的天然屏障。

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外面利用树木和大门的空隙或爬到围墙上向里面攻击；

这些当地的反动武装已经明白自己走到了末路，不肯缴械，躲在城墙上面的炮楼里，利用城墙有利地势猛烈地向外面战士开枪射击，而自治军暴露在明处，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兰西县城里的老百姓早就受够了这些反动官吏和土匪的统治，怒火中烧，对于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迅速到来激动万分。不少人家蒸了一锅又一锅馒头，还烙了一叠叠大饼，拿出准备过年的腊肉炖好东北菜，特制的双庙子烧鸡。趁着后半夜朦胧的星光，机智地溜到城墙根底下，将打包的一锅锅饭菜装好，用绳索顺着城墙投送到城外给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但及时解决了城外部队的吃饭问题，也大大鼓舞了广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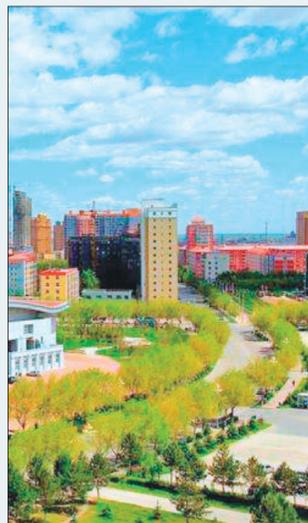
随即，部队迅速将兰西县城包围起来，责令城内武装立即缴械投降。此时，谢大虎非但不投降，反而命令手下继续朝东北人民自治军开枪，阻止进城。

东北人民自治军将小钢炮支在县城一处高地上，将南城城门轰开，终于撕开了一处部队进攻的口子。部队如潮水般地冲了进去，势不可挡。

敌人见势不妙，全面溃退逃逸。谢大虎眼看大势已去，实在顶不住了，就惊慌失措地带上几个随从，从东城门逃跑，钻进了城东河口的拉哈山林。

11月9日清晨，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兰西县城的屋顶，办公室里贴上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照片。

1946年春，逮捕归案的反动势力头目谢大虎，在兰西县第一小学操场上召开的公判大会上，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今日兰西。



和平信使嘎丽娅

□刘大志

嘎丽娅的俄文全称是嘎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杜别耶娃，嘎丽娅是这位中俄混血姑娘的俄文昵称，她的国籍为俄罗斯。她于1928年2月18日出生在绥芬河市一对由中俄夫妇组成的家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乱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为支援抗日义勇军，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捐献了大量的面包和鸡蛋。1933年1月5日，绥芬河沦陷，绥芬河商会汉奸会长李金生，劝说张焕新将餐馆名称改为日本名。但倔强的张焕新不肯听从，无奈把招牌摘下，用木头刻了几个面包，挂在店门口，自称“苏列巴”，从此“苏列巴”面包传遍绥芬河，成为这个饭店的代名词。嘎丽娅就是在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家庭中耳濡目染养成了聪慧、活泼、正义、乐观、善良和勇敢的性格。

1942年，嘎丽娅从俄侨学校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用，她凭借声乐和日语特长，被学校聘为代理音乐课教师和代理日语课教师。具有勇敢正义的品质和会三种语言的优势，也是她后来成为上山劝降的和平信使条件。

1945年8月9日，苏军从中国东北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同时向四千多公里战线上的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当天，绥芬河城区就被苏军攻克。但天长山要塞的450名日寇凭借防御工事和平射炮、反坦克炮、山炮等装备，负隅顽抗，给苏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加之，关东军守备队事先将绥芬河市内的大批日侨、商人、妇女、孩子都带到要塞内。苏军为了减少伤亡，也考虑到要塞内妇女儿童的安全，决定派人上山与守敌进行谈判，让他们放下武器。

8月11日中午，张焕新一家和其他村民依照苏军疏散人口前往安全村躲避战火的要求，到苏军司令部办理登记时。只见从屋内走出一名军官，用俄语大声问道：“你们这里谁会日语？”

当时绥芬河是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嘎丽娅相貌和才华十分出众，大家自然把目光投在了她的身上。苏军军官当即把嘎丽娅请进了苏军司令部。过了一会儿，嘎丽娅与十几名苏军官兵一起从司令部走出来。嘎丽娅平静地告诉妈妈，为了减少双方的伤亡，她要担任苏军的日语翻译，前往天长山日军要塞劝降。当时嘎丽娅的妈妈不同意，担心着女儿的安危。但嘎丽娅却说天长山要塞中还有她的日本同学，要把他们救出来。这样由嘎丽娅在前面举着白旗和一小队苏军官兵一起走向了天长山日军要塞。

据前往劝降的苏军军官儿她在回忆其公公生前讲过的情节：当时嘎丽娅来到要塞前喊了一个多小时，但日军就是不派人谈判。又过了约半小时，日军回复说，只允许嘎丽娅一人进入军营，否则拒绝和平谈判。苏军强调根据国际军事谈判惯例要求平等谈判，但未果。这样，只好让嘎丽娅一人前去。嘎丽娅第一次从要塞返回苏军小分队阵地时描述，要塞的日军听说要他们投降都哭了，但表示还可以由嘎丽娅一人代表苏军再

谈一下。苏军只好再征求嘎丽娅的意见，嘎丽娅一听掉下了眼泪，她说：“我去了可能回不来了。”但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她还是毅然走入日军要塞前的阵地中。

这时，日本人也派了一支小分队，谈判地点距苏军小分队也就四五十米距离。当时，说话和争吵的声音不时从日军盘踞的阵地中传来，嘎丽娅再次返回虎穴谈判。结果，等了三个小时仍不见嘎丽娅返回，突然一声刺耳的枪声，随后一片死寂（事后据一部日本天台山要塞老兵的回忆录，讲到嘎丽娅劝降时，日军中的主战和主降两派发生激烈斗争，最后以主战派开枪杀害了嘎丽娅而结束）。又等了半个小时，日军突然冲出来开枪扫射，两名苏军士兵当场牺牲，三名士兵负伤，谈判失败，随之苏军用重炮对要塞展开了强攻。

8月15日，天台山剩下的26名残敌终于被迫投降。由于攻克要塞的苏军部队又立即投入了向哈尔滨进发的紧急任务，而新换防的苏军又不知情。以致嘎丽娅家属和绥芬河市民多年来寻访嘎丽娅的下落，始终处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

2004年，经中俄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终于核实了嘎丽娅最后光荣牺牲的情景。绥芬河市民自发地开展了为嘎丽娅塑像的活动，很快得到了绥芬河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不仅精心选址塑像的落成地点，还聘请了著名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对塑像和纪念碑进行设计。2009年9月8日，嘎丽娅的青铜塑像在绥芬河市和平公园落成。纪念碑的花岗岩基座造型象征山城和要塞。嘎丽娅回首，招手向着通向老城区的大路，表现向乡亲们告别和对家乡的依恋，迈步转身走向天台山要塞，表现坚定执行使命；身后双翅从脚下岩缝中喷涌而出的火焰生成，象征嘎丽娅如天使、雄鹰，也象征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更为难得的是，雕像背后镌刻着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事先为纪念碑落成写来的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友谊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这座雕像见证了中俄人民的友谊，成为中俄友谊永恒传承的记载。



嘎丽娅。